

涿水县文学精品丛书 喧嚣的长江系列之一

汪后觉
汪小天
著

汪伯雅将军 (下)

香尹敬题



《涿水文化》编辑部

汪伯雅將軍

大別山心亭教題



汪伯雅将军 喧嚣的长江系列之一

作者：汪后觉 汪小天

规格：850 × 1168mm 1/32

书号：鄂黄浠图内字（2007）第09号

印数：1-500册

印刷：浠水十月彩印厂

厂电：0713-4237824 13329940199

《汪伯雅将军》编辑委员会

顾 问：乔 平 周丽娅 张训蒙

王佑安 闫桂华 肖世珍

金桂芳 王应寿

文学顾问：何火任 何存中

历史顾问：石 冰

民俗顾问：山 虎

编委主任：周金林

副 主 任：夏欣荣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金石 王 英 叶小青 刘 震

汪 洋 汪新民 汪汉良 朱向红

周正藩 周 白 张本国 张庆和

胡泽光 郑国寰 谈明朝 蔡定文

主 编：朱泗滨

副 主 编：洪雪莲

·卷首语·

谨以此书 ——

献给为新中国诞生作
出杰出贡献的老一代
民主人士。

小说内容简介

作者以汪以南将军（即伯雅）生平事迹为素材挖掘近七十年长江流域、大别山里、江南大地，从清末到民国，辛亥到北伐，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建设的1956年，中国大地是怎样经历革命暴风雨的洗礼，史实为依托，艺术地再现了作为浠水羊角山村少年，如何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成长为一个桂系军阀，同时在极其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受到了共产党人统战政策的感召与无产阶级革命者人格魅力的影响成为一名革命军人，演绎出九死一生历经坎坷催人泪下的传奇故事，融民族性、历史性、可读性于一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主流文学精品。

编者

第三卷

离乱当歌

第一章 新官上任

官有两个口，敌不过帝王家一条狗

一、三把火

1940年前后，咱们祖国可不像今天。

从东北到南洋，从东海到西域，被入侵的强盗弄得肢离破碎，惨不忍睹，血凝大地，头颅播种一点也不夸张。

平型关、台儿庄的战士尸骨堆砌如山，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叶，上汉口民众乐园买一盘36元的比萨饼，会让孩子们流口水，但是你能一口吞下去吗？孩子也会回答，不能。必须把它撕碎、切开，一小块一小块按到嘴里咀嚼才行。

想吞掉中国，强盗们深明道理，也要一口一口的吃，怎么办？将中国分裂成一小块一小块，才行。一个巨大的、统一的中国，谁也奈何不得。

第一步侵略，甚至第二步都是将中国剥开，切碎，不让人将中国分割成小块块，统一就是中国的生命线。

当年中国的悲剧啊，就是中了敌人的诡计，东北、苏浙、华北、两广，出现了多少地方亲日政权。

西方列强当然也想，但是眼看着中国被独吞，也按捺不住了。

抗战胜利的保证就是团结一致，抵抗外侮。可口是心非的政客和将军们生怕国土落入异派别人之手而倾轧，把真正的抗日力量加以削弱，甚至摧毁，给老百姓带来的苦就像愤怒的万里长江的波涛，怒吼的黄河。

在有些人眼里、心目中抗战是有罪的。

汪伯雅没能直接从宜昌到鄂东就任。他被召至重庆，几乎不能成行，正如何成浚所言，李济深、刘斐坚持派他到鄂东，这才让梦想成真。

鄂东地区，也是抗战前沿。不去前线，作为军人，在大敌当前时，比

死还难受,但是,从重庆到鄂东,这条路是烽火的旅程,风险的历程,艰险万分的。

汪伯雅啊汪伯雅,为了达到前沿去,却参加了洪帮,拜在向松坡名下。不管他内心怎么不是滋味,也只有忍受这畸形变态的举措,而且还承诺,到鄂东之后开山收众。那山起名叫武圣山,汪伯雅就是武圣山主,龙头大哥。

堂堂江汉师管军区司令又成了龙头大哥,不是很有点滑稽兮兮的,可那个荒唐年代,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不是许多兵匪不分的呀。

汪伯雅一穿过敌占区,就在大别山一个山间小镇上完成对向松坡的承诺,建立武圣山,也叫开山吧。

既是帮会,不分良莠,兼收并蓄,贩夫走卒,马弁勤务,流氓地痞统统尊称汪伯雅一声:大哥。

过中苦衷,只有徐祖芳深知。

终于,历尽三灾八难的走马上任,驻扎在黄土岭这个小镇北侧的青砖巨祠里,程汝怀完好地把自己的司令部留给了他。

汪伯雅和程汝怀,本就同属桂系老臣,又是黄冈大同乡,一个黄安,一个浠水,并同属一党:中国国民党。他们不同之处是一位是反共急先锋,一位近乎于赤化,这不同常常叫程专员耿耿于怀,必得翦除为快。

可又一时拿不住他什么把柄,但程汝怀知道陈长官辞修对这位仁兄不以为然,在鄂东,他似占上风。

但程汝怀万万没有想到,他千里迢迢来到鄂东,没有学着中共的套路,发动群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日部队,反而开山收众,弄得鄂东地区成百上千的民众以叫汪伯雅一声大哥为荣,更有人向他讨一笔虎的书法,裱糊后悬在中堂招摇炫耀,颇觉怪异。

程汝怀坐在他的藤椅上沉思着:“这个伯雅,唱的哪堂子会?”

王岳余说:“哗众取宠,收买人心。”

“就这么简单?”程汝怀不以为然:“新官上任三把火,这就是他上任的第一把火,而且是向松坡(向海潜)支持的。”政治圈内,知向松坡的人多的是,程汝怀也不敢公然说否。

没几天,双和饭馆的中堂上,曾海山的公馆里都挂起了裱糊精致的一笔虎,使程汝怀感到芒刺在背。

据情报称:曾海山成了武圣山实际上的代理掌们人。

一个军事首领和一个商界首领穿上一条裤子,对程汝怀来说不是一件痛快的事情。

这件事当然不那么简单。

为了到达鄂东的目的,加入洪帮是策略,汪伯雅和徐祖芳单独商量这事时表示:“为了改变弟兄的复杂成分,能不能让老赤卫队员新四军散兵也加入武圣山堂,把洪帮在江汉平原、鄂东、鄂南地区的潜在势力引入抗日战场,以老赤卫队、新四军散兵为骨干,穿上洪帮的外衣,看这样可行否?”

徐祖芳肯定了汪司令这个积极的想法,但要做得严密、关风,不可疏漏。

汪伯雅仍然要徐祖芳出任参谋长。徐理智的分析了形势,表示:“当个营长吧,尽量低调好,我们有事一起商量,蔡天民可以进参谋部,让浠水桃树人潘兆琪任参谋长,他和程汝怀都在刘佐龙属下任职,为人正派,蔡天民在潘下面工作也安全方便。”

汪伯雅说:“让秦直卿任军需处长,我的老师谢幼峰的儿子谢锡三主管财务银钱,我已让谢木生带上我的信去请他了。姜应凯说自己文化底子差,不当副官长,就当个副官或卫队长。”

徐祖芳说:“这样安排很周全,让他当卫士长好了,小谢就做副官吧。”

“是的,我想让周双和回来。”

徐祖芳沉思着问:“为什么?”

“他随我从广西到汉口,几次找不着他,小鬼当上了饭店老板,还是主厨,怎么,有么名堂?”

“我去说”,徐祖芳说:“他来司令部让他当机关食堂事务长好了,这样工作起来方便。”

“我懂了,就这么好了,曾海山去管帮会的事务,行吗?”

“太好不过了。”徐祖芳说:“我的营部就放在大崎北坡。”

“好。”汪伯雅言听计从:“可以和他们碰面吗?”他抬手伸出四个指头。

“暂时不考虑,因为程汝怀秉承陈诚旨意不会放纵你,时时等着抓住你的错儿,还得小心,知己知彼才行啊。”

“唉,从那里说起,我来是带领民众抗日的,现在反而进了自己人安排的一个口袋,叫我防不胜防啊。”

“程汝怀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就好哦，可惜他修练不够，太见外了，鄂东是抗日前沿，一定通过大家努力，打开一个抗日的好局面。”

人事安排还有许多过场，用现在的话说叫“程序”。

明无垢出任军法处处长。

江大川入了武圣山，成了汪伯雅又一位兄弟，他在三里畈买了红糖、酥糖、京果、火腿一式两份，写上红拜贴，送到屈夫人和冯夫人住处。

屈均秋与冯莲琴先后到达，相隔不过半月余，冯带着丽云、霞云从浠水老家出发，走颍山，到罗田，于1940年春节前到达黄土岭。在司令部教场下面一座巨宅子里定居下来，屈带着三个孩子钰、擎、鉴如于正月十五前到达，定居在镇郊一座靠山村的民宅中，有土室两间、客厅一间，土室不足十二平米，不能和冯的公馆相提并论。

汪伯雅笑道：“以后换间大点的，都怪你行动太慢，要不然，司令部对面那一间不就该你住下吗？”

屈均秋一时语塞，辩也贬低了自己，不作声最高明。

恰恰是明无垢、秦直卿、姜应凯这些老臣子绝不踏入冯氏的公馆，而跑上两里地来看望屈氏夫人母子。

鉴如的名字还是明处长起的，他特别喜欢这个长像如南方人的女孩，高鼻梁、凹眼睛，抱在怀里玩了好一会儿。

江大川几聪明的人，一眼瞧去，谁得宠，把他满腔热忱奉献到冯夫人裙下。如今不是绿罗春的女老板，一来黄土岭就骑马打枪，崭露头角，更叫江大川口头上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真心实意希望到汪伯雅将军身边来，参加武装抗战工作。

冯莲琴也非常喜欢他白皙年轻的外象和一张甜蜜蜜的口齿，说：“哪天，我帮你说说。”

江大川千恩万谢，走得更勤了，而且与周双和套近乎，称兄道弟。

徐祖芳提醒汪伯雅：“此人跟程如怀有年，而且深得程汝怀的信任，又搞情报工作，要小心一点。”

汪伯雅大而化之地回答：“我们是老同乡，打交道时间不短，他要来，我让他执法，在军法处下建立一个执法大队，管管自己人。”

徐祖芳不以为然，但也不好坚决反对，就由于汪伯雅在这个人的使用上按他的意思办。

汪伯雅说：“不知程汝怀放不放呢，嘿嘿。”不无得意之态。

“会放的，巴不得让他过来。”

江大川拜访汪公馆，程汝怀不太清楚，江大川的目的是让程汝怀感到意外，凭他自己的能耐，用不着主子开口，就能如愿。程汝怀正在想，怎么样向汪伯雅推荐这个罕见的人才，他决计在宴请他时向他推荐。

1940年农历二月初。

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盛宴汪伯雅，行署里大红的欢迎横幅和五彩标语贴在大门口和粉墙上。

热烈欢迎鄂东名将汪伯雅将军！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万众一心，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蒋委员长万岁万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

还我河山！

.....

行署警卫从大院外五步一岗，三步一哨，好不威风。

汪伯雅一行十数骑，一群枣红马簇拥着一匹白色战马，从西边黄土路上滚尘而至。

汪司令到！

明处长到！

秦处长到！

王处长到！

潘参谋长到！

后面一乘方轿，抬着屈均秋，他没让粗俗野气的冯莲琴参加这样的礼节活动，这到出了江大川意料之外。

卫士长姜应凯持枪寸步不离。

沿途相迎的军警行礼致敬，不少是汪的弟兄，能见上大哥如此抖擞精神，莫不荣幸。

在行署院内，夫人、小姐、官员、绅商正恭候多时。

曾海山领着三里畈的绅商富户也来恭迎。这餐豪宴，曾海山被程汝怀派了捐，数目不菲，为了招待汪伯雅，曾海山再多也出，心甘情愿。

三里畈的名厨都请到了。

盛况空前，好象鬼子已经投降了。

汪伯雅初来乍到,情绪高涨,在程汝怀一再催促下,他端起酒杯先干为敬,即席侃谈,迎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叫程汝怀哭笑不得。

汪伯雅双足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先向夫人屈均秋回眸一望,夫人以目激励他有话尽管说,怕啥的,汪伯雅会意一笑,说完了什么什么万岁的套话之后,转入正题。

“鄂东地区的父老兄弟社会贤达,我作为鄂东士子,在这里向各位表示我最诚挚的敬意。我还要向我多年的战友程汝怀专员、王岳余司令员致以一个抗日战士的敬礼。”他又举手行了一个军礼,引得满大厅掌声雷动。

“委员长和陈长官寄厚望于我,我只有以我血我魂报效祖国山河,决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而为鄂东民众的得失安危拼上自己这渺小身躯。我年已半百,时不待我,乘民族存亡之秋,奉献自己以报总理在天之灵。”

“也许”,他话锋一转,变得低抑沉重:“朋友们对我开山收众有所误解,其实是广泛发动民众,将一切有为的力量引上抗日疆场,大家都是同志,都是志士,都是兄弟姐妹,参加抗日部队也好,参加武圣山也好,都是要宣誓与日寇势不两立,否则就是抗日战士的耻辱,武圣山众兄弟的耻辱,务请诸位不要误解。”

“现在我要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几位先生女士。这位,是我的夫人屈均秋女士,苏州师范专科学校学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师,出身名门,家学渊博,请各位夫人小姐以她为友。这位是参谋长潘兆琪先生,这位是军需处秦直卿处长,这位是军法处明无垢处长,这位是兵役处王守中处长,还有一个重要任命,必须得到汝怀兄的鼎力支持才能介绍。”

“伯雅,有话直说,当着大家,引起众位父老乡绅的误会,说我不支持你抗日,可就罪莫大焉。”

“痛快,我向你讨一个人。”

“说,你要我还敢不给。”

“江大川。”

“是他,你怎么偏偏要他呢?”

“大丈夫一言九鼎,你给不给?”

“好,给你,给你给你,我真拿贤兄没办法,不过可不能大材小用哦。”

“不会的,人尽其才嘛。我请他出任执法队长,监督本司令部所有将士,以抗战时期军法为准绳。在抽壮丁、发军饷、军民关系、友军关系上,

处处依法去办,如有人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吃空饷、乱抓丁、乱派捐、乱出夫,执法大队代表本司令加以制止。对于地方汉奸敌特,投机分子,也可管制……”话没讲完,掌声又起。

程汝怀咬着腮帮子有点犯迷糊,还没等他开口,居然他公开向自己点名要江大川,真不知这二人唱的什么双簧,到要问问江大川这小子。

屈均秋落落大方,苏州女子的文化底蕴,出身缙绅富户,受过良好现代教育,对丈夫亦步亦趋,夫唱妇随,给宴会中众多宾客和夫人小姐留下极好的印象,包括程汝怀也暗中骂汪伯雅:“什么抗日将军,找老婆尽挑下江女人,本乡本土黄脸婆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一旦有了三长两短,这些女人怎么处置。”

程汝怀心里想的和口里说的一向很难统一,他抬起双臂,撑开手掌,压住酒席的喧闹。

“诸位,诸位,我的老相识、老战友伯雅将军说得真好,我程某人万分钦佩,我愿追随他把鄂东的抗日工作做得更好,今天有幸认识了屈夫人,一瞻芳容令人羡慕不已。”

酒席上发出一阵哄笑。

“不过,伯雅将军太小气了,听说还有一位夫人,骑马打枪,左右开弓,经历沙场,今天没同来为今日酒宴之憾事。”

“冯氏偶染小恙。”

“哦,那就另当别论,在下就不予追究了。”

程汝怀高兴地看到汪伯雅的血色从耳根处升起,他的目的达到了。

“今天还有幸结识了潘参谋长、明处长、秦处长,在这里一并敬过,来,举杯,我先干为敬,干!”

“干!”

“干!”

汪伯雅不胜酒力,屈均秋滴酒不沾,如果是冯莲琴,她会让程汝怀醉倒在她桌子下面的,这却是个小小的遗憾。

曾海山即兴而立,出口成章,表示了鄂东父老乡亲对日本强盗的仇恨和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并说了不少谀词,叫程汝怀真不好受,叫汪伯雅也不好受。因为这些谀词是一种象棋中的将军行动,弄不好会出洋相的。

二、密 谈

专员办公室在礼堂东南侧的一间十多平米的青砖屋里，下半截刷了白石灰水，似乎还散发着石灰水的气味。

向南的一扇改大了的窗子，到是安上明亮的玻璃，因为凹凸不平，通过玻璃去看窗外的土院里的一草一木和那褪了色的篮球架，都是歪歪扭扭的。窗前放着一只色泽深沉的木几，木几两边各安放一只樟木长背靠椅，对着专员的办公室。

办公桌有九个抽屉，因太陈旧，前不久上了一道桐油，办公桌后面安放着专员宝座，那是一张带扶手的藤椅。

办公桌右侧贴墙放一乘文件柜，上半截镶有玻璃，里面放着些专员常常要翻的什么和一些古装书本。

靠背后的粉墙上悬着孙总理和委员长的黑白巨照，照片两边贴着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旗面已兜满了灰尘。办公桌上有一只文件匣，一盏洋油灯和文房四宝：笔筒、笔架、砚盘、镇纸之类。鄂东最高当局的办公室大抵就这么规格的陈设。哦，进门一侧有一只高脚搪瓷痰盂，对于程汝怀是必不可缺的，无论谁去见他，在办公室外都能听见他咳声不绝，一当办起正事，他咳止喘定。

江大川坐在靠窗的樟木椅上，阳光从户外投进它的光芒，在地上印出木格的影子。他没说话，抱着臂望着这位尖腮扛肩的顶头上司。

程汝怀一脸土灰，在青砖地面上踱着方步，正在斟字酌句打着腹稿，怎么向这位心腹下属启齿斥问。他不知道，这正是江大川希望收到的戏剧效果。

程汝怀终于停了踱方步的姿态，站在这位鬼鬼祟祟的下属面前审视着他，再掂掂他的斤两。

“你和汪伯雅也算故人相逢啊。”

“嘿嘿，程专员笑话属下了，哪能比你和他的关系那么深呢。”

“看来他很器重你，这可是一份知遇之恩啊。”

“再怎么，也不能和专员你对我的知遇之恩相提并论。”

程汝怀一愣：“真话？”

“还要我指天发誓？”

“玩笑，玩笑，你们唱的哪曲戏啊？”

“就唱这台戏,不等专员开口送食,就要他自己当着众人的面咬食,这戏不好吗?”

“哦,哦,你当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去,是吧?”

“哈哈,程专员,什么也瞒不了你啊。”

“你事先做了工作?”

“他的冯夫人贪图小利,喜欢捧场阿谀,她在司令面前谬奖,我也却之不恭了。”

“对,对,对,好好好,这一着我没想到,那你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要误了抗日大计使他对你失望罗。”

“专员放心,不会叫专员丢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花点时间摸清底细,一是一,二是二,也不能栽赃陷害,这不是我和专员你人格所容的。”

“是啊,是啊,只要他认清敌友,我们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就是。”

“喂,你要特别留心他和”,他伸出四个指头在江大川眼前晃了晃,“的往来帐。”

“我就为了查清楚这个谜,还他真实面目,也等于帮了他的大忙。”

“这想法好,这想法好。他身边有个可疑人物,浠水人,叫徐楚狂,又叫徐祖芳。这人可能也到了鄂东,抓住这个人,就可以搞清楚汪伯雅和他们的关系。”

“我知道,我知道。”

“目前国共合作时期,师出无名是不行的,我们也要走一步看一步,你走之后,少到我办公室来,也不要大白天往行署跑,明白吗?”

江大川大任在肩地点点头。

“他的司令部里藏着些什么人,也要弄清楚,在他的亲信中打开缺口,他除了公开介绍的几个之外,还有亲信吗?”

“有,一位是曾海山。”

“曾海山不算什么。”

“还有一位叫谢锡三,是汪伯雅启蒙老师谢幼峰的长公子,为他执掌财务。”

“这个人到有意思,多笼络他。乡里人一步登天,许以高官厚禄,不怕他不动心,慢慢来。”

“是,是啊,是。”